

彻悟忏悔出人性的嬗变

——兼谈卢梭《忏悔录》的美学与哲学因素

郑丽娜

可以说,卢梭晚年几乎把全部精力用于塑造自我形象,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忏悔录》(1766—1770)就是卢梭“不论善与恶”都同样坦诚写出来的自传,也是一部别具特色、至今仍有广大读者的文学名著。

按照通行的说法,西方历史上第一部自传作品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第一部现代自传作品是卢梭的《忏悔录》。如果从美学与哲学角度去认识忏悔录这一文体,古今中外大凡自传体文学作品多以扬其善而多见。也就是说多以隐去恶、避其丑取其人生美的一面而言。然卢梭的《忏悔录》则以一“真”字彰显,以其特有的坦诚,真实图解了人性的嬗变,从而诠释了人性美与丑、善与恶、冥顽与理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显示出求真的美学意蕴。其中也贯穿着足以警示后人的哲理。

—

其作品开篇便自鸣主旨:“我在从事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全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此人

便是我。”^①“我如实地描绘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可鄙可恶绝不隐瞒,是善良宽厚高尚也不遮掩;我把我那你所看不到的内心暴露出来。上帝啊,把我的无数同类召到我周围来吧,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丑恶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可鄙而羞愧。让我们每一个人也以同样的真诚把自己的内心呈现在你的宝座前面,然后,看有谁敢于对你说:我比那人好。”^②其语虔诚恳切几乎到向世人祈求,使人深信其忏悔之真之善。

忏悔是西方历史悠久、普遍流行的一种话语体系。忏悔以一定的价值准则为前提,叙述为习俗所不容的私密,忏悔者因此同听众形成密切的关系。忏悔录作为一种文类,其主旨是忏悔。在英文和法文中,忏悔一词都来源于拉丁文 *confessio*, 含有“承认”的意思。“忏悔”是对罪恶、过错、弱点的一种宣告,也是一种揭露、承认、坦白。人们通常把忏悔看作基督教所特有的话语,其实“忏悔”一词在《圣经》“旧约”和“新约”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confess/confession*, 36次),其次数远低于另一种相关概念“罪”(*sin*, 199次)。

到了被称为基督教“第三约”的奥古斯丁《忏悔录》，忏悔才成为该书的主要内容，奥古斯丁的根本目的是赞美上帝，但是这种赞美是通过对自我罪恶的忏悔实现的。奥古斯丁认为，自我从属于一种更高的存在，人生的全部价值只能从《圣经》中发现。这部《忏悔录》在西方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忏悔也从此成为西方社会一个重要的价值准则和话语模式。

其实大凡“忏悔录”也应归入自传的范畴，自传就是人生的写真。不过，“大多数自传是被一种创造性的、因此也是虚构性的冲动所激励，作家只是在自己的生活中选择事件和经验构建成一个综合的模式，这个模式可能是比作家更大的东西，他却把它和自己同一起来。我们可以把这个非常重要的散文虚构的形式称之为忏悔录形式。”^③也就是说，忏悔录是忏悔话语的文学形式，是自我与身份的同一。

既然忏悔同宗教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更包含着道德改善的要求和一种向上的价值追求。托尔斯泰的忏悔就是如此。托尔斯泰是过去他的同辈和我们现在都公认的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一生关心农民，致力于探讨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和出路问题，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但是，他也坦言了不为公众所知的一面：“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干过。”^④尽管我们知道，这其中不无夸大的成分，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作者这种做法的良苦用心。因为正视自身的弱点乃至“堕落”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骄傲，而且在通常的社会心理习惯上，一个肯说自己坏话的人总是被认为较为可信的。从他的这段忏悔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到作为有着“人”的人

性的弱点的托尔斯泰的诚实和强烈的道德改善的愿望和追求。

卢梭的《忏悔录》从作者出生一直写到1765年流亡圣皮埃尔岛止，毫无疑问，在许多地方表现了极大的坦诚。其中，他披露自己因人性被扭曲而产生的诸多丑行：诸如性意识早熟和性虐待倾向、撒谎、偷窃、手淫……等，而且，他无所顾忌地描写这一切。尽管最终他的结论是自己原本善良的本性被社会所玷污，罪恶在社会，但不可否认他的这种做法本身和托尔斯泰一样，一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真诚；二是表明作家强烈的道德改善的要求。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这个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他明显的挑战姿态。从作品的信息符号及情感跳动中我们知道，他最自负的是他忏悔时的真诚，也就是说真诚是他写作《忏悔录》、也是他同社会对抗的精神支柱，更是对他的罪过的一种弥补（至少他自己认为是这样）。他认为忏悔可以证明他的真诚，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他的过错。

卢梭《忏悔录》里的美因正是见于他对自己一生所为的自认为是“恶”的各个丑态的披露里面，对此他能自省自悟，并敢于自我承认。其实自省自悟、敢于自我承认就是一种人格上的诚信与美，无论他本人的彻悟，还是“从善”的向往都是一种美的人性因素。在这里，他的求真、向善并不是一种赎罪，而是一种天性使然。即使卢梭把“坦诚”变成一种炫耀、一种骄傲，但不能否认，“坦诚”已经标志了一种道德姿态。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卢梭对自己的人格有非常崇高的评价。也就是说，他在“坦诚”地写出自己的“坏处”时，他对自己的德性已经有了根本的自信。

正如《忏悔录》一开始宣布的那样，他将完全如实地写出自己的“卑鄙龌龊”和“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两面，即使让世上所有人都在上帝面前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也没有人敢说：“我比这个人好！”这其实正

意味着卢梭对“真诚”与“向善”的崇尚。

那么,卢梭的德性和他坦诚提示的自身的丑陋,如何才能维持必需的协调呢?这一点在他的自传里,表现得十分巧妙。

首先,卢梭确信自己有一种高尚的“天性”,足以保证他即使发生堕落,也不可能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我们在卢梭的自传性作品里经常读到这一类表述:“我对人类生来就这么亲切,又这么热爱伟大、真、美与正义……”;^⑤“让·雅克是自然造就的人,教育对他改变极少,自出生始,各种各样的能力与力量就已经发展起来了……”;^⑥“我看出我永恒的本性跟这世界的结构以及主宰这世界的自然秩序是契合的,虚妄的论断不能加以破坏……”^⑦等等。而且,卢梭在《忏悔录》中自称:“我的心像水晶一样透明”。当代西方研究卢梭的权威、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让·斯塔罗宾斯基指出,对卢梭来说,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这种“透明性”。从美学意义上来说,这种透明性本身就包含有透美晶体的含义。

其次是卢梭力图让人们认识他、信赖他。

万方数据
只有本人,没有人能写出他的一生。他的内心活动、他的真实生活只有他本人知道”。^⑧所以,卢梭在《忏悔录》开头的第一章就发出他那句名言: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可以说,《忏悔录》中的他就是这样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在西方历史上,恐怕还找不到第二部作品,能让读者这样透彻地认识一个人,认识一个人的性格。

西方近代美学家维柯把人类心理功能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人最初只有感受而不能知觉,接着用一种被搅动的不安的心灵去知觉,最后才用清晰的理智去思索。卢梭的《忏悔录》正是作者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顾与总结:从不知觉做“恶”到知觉后也不自觉地做了坏事,再到对自己所做的“恶”的深刻反省。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其看成是大彻

大悟之后的忏悔之作。

如果从对文学作品鉴赏的角度对卢梭的《忏悔录》进行评价的话,完全可以说它是“真与善”的完美统一之作,因为它表现出作者的真实以及对人性丑的一面所进行的自悔自悟。如他偷了女主人扎头发的丝带,被发现后反而诬赖是女仆玛丽永送给他的。这一罪过之所以40多年里始终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主要不是因为偷窃本身,而是他的撒谎。从忏悔的内容来看,卢梭显然是向世人忏悔了他恶的一面。然而,承认恶的本身,就是善的表现,或者说已标志着“向善的人格完形”的完成,这显然也是美学因素的反映。正如美学理论家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给传统“美”下的定义是:和谐就是美。卢梭的《忏悔录》就是这样体现着它的和谐。作为《忏悔录》的作者能把内心和行为昭示给世人和读者,这无疑是把抽象的人性进行了具体的解剖,袒露了他不为人知的真实,实属当时哲学里的美学因素。尽管卢梭的《忏悔录》把自我歌颂推向了极致,但并没有抵消其忏悔的主题和自我批判的成分,所以我们仍然把其看成忏悔录中的经典。

二

考察忏悔录作为一种文体在西方世界发展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几部经典的文学忏悔录,同时又都是哲学名著。奥古斯丁是基督教的第一位神学家,他的《忏悔录》同他的另一部著作《上帝之城》一起奠定了基督教哲学的基础;卢梭的《忏悔录》虽然很少思辨色彩,但在18世纪启蒙哲学中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在《忏悔录》里,卢梭用自己的故事,描述了一个天性高贵而善良的少年怎样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变坏的经历,这恰恰印证了卢梭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人并没有基督教所声

称的先天罪恶——所谓“原罪”；人从自然那里获得的东西原本是好的，由于社会的原因人才变坏。这也恰恰与我国古代“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哲学相对位。

从卢梭的生平、身世、遭遇及其论著来看他的《忏悔录》，我们不能不说它确实是一部启蒙主义哲学的自传性作品。

大家知道，卢梭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他生于1712年卒于1778年。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法国启蒙运动蓬勃兴起的时期，这样的背景之下创作的作品，里边启蒙哲学意识表现得强烈而激进也就不足为怪。其实，它名为“忏悔”实为对社会的控诉。社会的黑暗以及法国、普鲁士诸国统治者和教会对他的迫害，都被他真实而生动地描绘出来了。在进行社会抗议的同时，作家严厉地审视自我。

我们知道，忏悔在精神上与哲学是相通的，忏悔是新生活的一部分，忏悔是对人性完美的追求。卢梭的《忏悔录》正是在自我暴露的坦诚忏悔之后而要开启新生活的，他同时呼吁同类一起忏悔。文中虽没有更多的理性思辨，但其对人生哲学的思索已显而易见。

万方数据

基督教成为西方社会的统治力量以后，忏悔成为基督教的一种固定仪式。教会忏悔仪式同“原罪”、“救赎”等的教义联系起来，赋予它极大的神圣性。然而根据考证，天主教的忏悔作为一种仪式，起源于非常功利的目的，比如福柯认为历史上曾经有过两种展示性真相的重大方略，忏悔就是其中之一，教会通过忏悔了解和控制信徒的性生活。^⑨

既然“忏悔”是教会获得“性真相”的重大方略之一，这说明教会人士懂得也知道，“禁欲”光靠提倡和泛泛的宣传是不行的，必须通过强制性地提高人们的道德认知来实现。事实上，在探究“性真相”的同时也从反面说明了人类无论怎样从观念上、理性上限制或压抑人的欲念，天性的东西是无法根除的。关于这一点卢梭用自己的身世、际遇作

了有力的证明。

他出生在日内瓦——加尔文教派的钟表匠家庭，家境贫寒，幼时好学。6岁起就嗜读古典文学作品，12岁流浪法国，曾作学徒、仆人、家庭教师。曾在华伦夫人家度过几年安逸生活，也体验了性的诱惑和满足。1741年赴巴黎，结识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思想日渐成熟。后由于自己不容于人的个性，遭到大百科全书派的排挤和迫害，处境艰难并有被定为千古罪人的可能……

从卢梭的生活经历就可以看出，他写自传是经历了复杂的生活变化之后的自我确认，是他饱尝生活的磨难之后所作的人生思考及对生活的彻悟。在他的《忏悔录》中，童年被赋予了特殊意义，这不仅仅被理解为生命在时间上的初始阶段，它也被理解为一种生命意义、一种完整的人格起点。正是因为卢梭的一生充满变化，也曾堕落，他的某些行为在很多人看来不可原谅，这种富于诗意的、体现出英雄主义精神和正义感的人格起点就显得格外重要，它象征着卢梭所坚信的某种高尚“天性”的存在。正如菲利普·勒热纳指出的那样：卢梭在这里描述了一种关于自身怎样失落、获救、回归的“个人神化”。

《忏悔录》虽没有大篇幅的思辨和论述，但其启蒙思想的哲学因素已贯穿在揭露、批判与自醒之中。这些哲学因素从他早期的一些论著《论科学和艺术》等著作中可以找到清晰的认证（如风俗败坏了艺术而艺术也会败坏风俗的论点）。而后他又在呼吁感情解放、号召冲破传统桎梏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绮丝》和强调顺乎自然、回归本性的教育小说《爱弥儿》等作品里作了不同程度的表现。他认为：腐朽的社会文明，即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教育损害人的自然本性的。因此，公然提出“返回自然”的口号，用自然社会对抗封建社会。由于这些思想里充满了哲学意识的积淀，所以写《忏悔录》时，自然要

受其先前所具有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在写作过程中注入其全部的思想感情,所以在忏悔之中会有相当的启蒙哲学因素在跳动。如果我们把卢梭《忏悔录》的思想因素从作品中离魂出来的话,也的确可以感受到这部作品正是他对另几部启蒙主义哲学著作的文学形象图解。

其实,我们从卢梭《忏悔录》前后的陈述和表白中也会发现那种明显的哲学因子。卢梭在《忏悔录》的最后一节有这样一段告白,“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有人知道有些事情和我刚才所叙述的相反,哪怕那些事情经过了一千次证明,他所知道的也只是谎言和欺骗……我高声地、无畏地表明:将来任何人,即使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能用他自己的眼睛考查一下我的天性、性格、操守、志趣、爱好、习惯以后,如果还相信我是个坏人,那么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掐死的坏人。”^①虽然要把不相信他的人“掐死”有点过于强加于人的味道,但至少为自己忏悔的真实性提出了最为坚决的保证。

万方数据然而,卢梭在再三宣称他的自传完全真实的同时,也并不否认由于“记性不好”,“他运用了一些想象的细节加以补充,或者在真实情况之外添上一点妩媚”,^②而且他在晚年《一个孤独者的漫步遐想录》里回顾这部作品的时候也承认,他的记忆有问题,竟然编造了这么多的谎话,“我记得当时是把它们当作真话说的”。但他坚持:我的良心保持着它最初的真诚。这就是说,他承认《忏悔录》有不真实的成分:或是略去了一些事实,或是夸大了一些事实。当代一些卢梭的研究者也认为,他隐瞒或夸大了某些事实,这可能因为他把自己的过去故事化和理想化,以符合他关于“自我”的概念;也有可能他的记忆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对不愉快的东西进行抗拒的结果。的确,我们从卢梭的《忏悔录》中发

现了卢梭人格中的种种弱点,对他的自我表白并不能完全认同,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感觉到他的写作心态确实是真诚的,绝没有有意造假和欺骗读者的嫌疑。事实上世界并不存在绝对的真与假。所以我们说,卢梭的《忏悔录》的真实决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真实,而是相对与世人的真实。正如对卢梭持批评态度的法国传记大师莫洛亚所说:“有一切理由这样想,卢梭在人类思想存在的缺点所许可的限度里说出了真话——他的真话”。^③

总之,《忏悔录》以其特有的坦诚和真实,图解了人性的嬗变,昭示出一个包涵美学因素与哲学因子的忏悔深意,并通过作者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回顾与总结,揭示了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冥顽与理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显示出卢梭的《忏悔录》求真的美学意蕴。当然,其中也贯穿着足以警示后人的哲理:对真诚的不懈追求就会获得值得尊重的价值。□

①②让·雅克·卢梭《忏悔录》第1页,英汉对照全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③④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年版,第307,365页。

④杨正润《论忏悔录与自传》,《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⑤⑥黎星、范希衡译《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⑥⑧⑩孙伟红《诗与真——关于卢梭自传作品的一种解析》,《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⑦徐维曾译《漫步遐想录》第4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⑫莫洛亚《为1949年法国勃达新版〈忏悔录〉写的序言》,卢梭《忏悔录》第2部,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35页。

参考文献:

- 1、G·F·穆尔《基督教简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 2、郑克鲁《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